

金文通公集

序

太傅金公榮歸之五
載輯其翊運立朝暨
還鄉以來敷陳之疏
藁若干卷就梓屬余

序之余讀而歎曰自
古一代之興奮庸熙
載救寧四方開治平
之盛業莫九鼎于磐
石者必有間生之大

臣焉抱曠世之學識
負特達之才猷審時
揆勢洞燭機宜預憂
樂於事先處危難而
不懼決羣策布蓋誠

靖天下之大難成天
下之大功若禹臯之
佐虞夏伊呂之興商
周勲名紀簡冊風烈
炳千秋殆非硜硜時

輩智效一官能效一
職節取而器拘者所
可得而幾也

太傅公自我

世祖皇帝肇造丕基廓清

六合公由樞貳銓佐
歷司空中樞總風憲
陟冢宰晉宅百揆參
贊密勿入則前箸而
籌退則皂囊封上乘

時奮揚驅除亂逆出
斯民於湯火中凡

朝廷制作典章紀綱法度
以至吏治民生綏懷
戡定莫不振其要領

綱舉目張如禮樂兵
刑古人所不能兼者
公以一身而備任之
公孤師保天下所至
尊榮者公則優游而

歷膺之且德位彌高
而虛懷彌下功能愈
懋而謨謀愈深書曰
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又曰謨明弼諧乃言

底可績其公之謂與

迨今

天子龍飛公以

顧命之重首竭股肱光昭

化理宇內日益乂安

海以外且重譯來王
公廼從容賦歸

天子嘉勞之

特眷異數錫以章服加以

世恩更

命之曰如有關係國家利
弊重大事情仍許陳
奏猗歟偉哉公之進
以時退以禮出處一
合乎道而以身係

國家之望復若是其隆
渥而無窮焉俯仰古
今豈易多見然則是
編也奚足以盡公之
文章事業哉特以見

公之一班云爾

康熙五年丙午仲冬
日南至巡撫江寧等
處地方工部尚書兼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加一級通家晚生韓
世琦拜撰

山中奏草序

太傅息齋公致政家居復
奉關係

國家利弊仍許陳奏之

旨因有山中奏草一則授穎卒
業讀之而歎曰嗟乎君臣

相遇之際可謂盛哉

朝廷用公之言於去位之後公
盡其言於退老之時前此
史冊所載知己之感禮數
之隆蓋未之有也昔司馬
文正公居洛凡用人行政

之大公必知無不言言無
不盡王介甫稱爲君寔西
京之體然是時司馬公未
乞休也杜祁公旣罷政歸
里見賓客必問時事有善
喜若已出至所不可憂形

於色或夜不能寐如身任
其責者然祁公實未能陳
奏也以二公昔日之所遭
揆之太傅公今日君臣之
際一德一心何其盛也豈
徒涼竹簟之暑風曝茅簷

之冬日顧瞻玉堂如在天
上者乎今

天子維新庶政憂憫元元其勞
心求治之意太傅公雖衰
衣退食有一日不能釋然
于中者則將以山中奏草

爲大寶之箴丹扆之獻真
有人所不能言人所不敢
言而公悉言之者書曰爾
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
爾乃順之于外曰唯我后
之德古大臣之用心蓋如

此雖在江湖之遠與在廟
堂之上也則公之致君
澤民又有不待奏草而見
者余小子其何足以測之

嘗

康熙六年歲次丁未清和

上浣年家小姪宋實穎旣
庭拜手題于讀書堂

序

聖人開天首出手闢太平則必
有肱膺佐命之臣一德一
心陳謨攄蓋以上襄戡亂
保邦之治匪偶然也 家
太傅公以真誠端亮之望

簡在

帝心始佐鴻樞預叅

廟算於時庶事草創師行驛騷

狡焉啓疆之徒所在震動

惟貴帷幄運籌先機制勝

倘根本之謀未裕卽廓清

之畧安施公感我

朝再生殊恩殫心軍國指揮既
定動中機宜啓事之間字
字皆言人所不敢言

廟廊之上抑事事能聽人所不
能聽吾讀是編而歎當日

堂簾之相得何其盛也嗣是
旋陟司空遂正中樞晉長
法臺總百官冢宰然後入
贊機務所至必有建明所
言必蒙採納要皆本諸真
誠端亮之素以對揚夫君

仁臣直之休且益信論事
回天不惟其力惟其識今
觀佐樞諸疏指陳得失較
若列眉慷慨淋漓不避嫌
怨真有扛鼎之力而又運
以燃犀之識者也故公之

豐功茂烈天下不盡見而
見於章疏或庶幾窺其一
班公之讜論竝議天下不
盡知而知之佐樞已肅然
凜其大節昔房武昭謂創
業艱難魏文貞謂守成不

易彼皆當身閱歷故宜各
見一邊若公則初旣經綸
草昧終復黼黻熙隆爲能
獨見其全矣方

先皇帝論道之殷重元老才名
之盛高文典冊悉屬手裁

昭日月而炳星辰天下文
章孰大乎是是則公以揆
奮之鴻猷助創守之隆畧
而佐樞一席實爲之嚆矢
非小子阿私之言也請質
之讀是編者

康熙丙午夏六月中浣穀
旦華川小姪漢鼎百拜敬
題于景洛堂



金文通公集卷之一目錄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佐樞疏草

賊謀甚狡疏

勦撫須求實着疏

逆賊慣布虛聲疏

狡寇終未革心疏

聖主視民如傷疏

謬抒一得疏

請勅諸臣疏

金陵既已大定疏

謬陳漕務疏

逆闖既已蕩平疏

金文通公集卷之一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佐樞疏草

賊謀甚狡疏

兵部右侍郎臣金之俊爲賊謀甚狡

廟算宜周謬陳一得仰祈

睿鑒事臣接易州道塘報流賊尚在太原日事招練

又詢之真定副將王燦云。僞將馬總兵徑倚固關以蔽我。且連日據守門官軍盤獲流賊奸細。供稱來京探信。實繁有徒。可見逆闖包藏禍心。固未嘗一刻忘東向者。目前之真保三關與宣雲二鎮。其最要地也。保撫已推原任順廣道魏公韓。似可朝聞命而夕受事。今聞其避賊深匿。杳無踪影。此須行令井陘道察其伏處近地。卽趨之受事。如已遠引。亟當另爲推補。斷不可使畿南重地。流賊虎視于外。土寇鴟張于內。而竟

無撫臣爲之彈壓者。乃宣雲情形則尤大可商焉。宣府雖有撫臣李鑑。尚無總兵。在撫臣請暫署者。爲王應暉。而或謂其年老多病。在諸弁所擁戴者。爲楊國勛。而或謂其躍冶自銜。大約此二弁者。均非總戎之寄。應暉之衰老。果真應聽其投閒。國勛之年力尚壯。應移之別用。宜另選一廉勇大將補之。以杜紛囂而斷葛藤。至撫臣係節制將吏之官。而諸弁以署鎮故。疑撫臣之左袒。應暉而抑國勛。致反唇相訐。則李鑑方憂

讒畏譏之不暇。何以安位而行志。亦宜更調別鎮。以竟其用者也。若大同之總鎮姜瓖。代藩之棗強王。其以投誠修表至也。

廟堂處置之法。可謂盡善。未有不勸忠消貳者。但聞彼中道將。悉係姜鎮于倉猝之際。權宜設置。欲驟易之未便。欲盡因之亦未便。非得一精明強幹之撫臣。主持參互其間。恐亦無以肅政體而鎮人心也。緣三關二鎮。實偏賊巢。室隙杜瑕。倍宜萬全。而用人妥當。尤爲制勝要着。統祈

睿裁施行。封疆幸甚。奉

旨據啓賊在太原日事招練偽將徑倚固關以蔽我
包藏禍心一刻不忘東向真保三關宣雲二鎮誠
爲衝要魏公韓見在何處卽行文地方官速察具
報宣府撫鎮事情已令巡按御史虛公確察李鑑
王應暉着照舊供職揚國勛另議推用大同巡撫
須得精明強幹之才着廷臣各舉所知以備會推
簡用限三日內啓聞金之俊任佐中樞於軍國大
計慷慨直陳具見盡誠遠慮吏兵二部知道

勦撫須求實着疏

兵部右侍郎臣金之俊爲勦撫須求實着地方立見救寧仰祈

睿裁飭行以昭

聖化事竊照寇名爲土本皆土着之民也乘流賊煽亂之餘一時地方無官無法恃強雄長勾連嘯聚以致焚劫淫殺禍與流賊等其實皆有姓名可指有住址可稽有親族隣里可訪或一村之內而好反居半或一姓之中而貞慝懸殊或一

人之身。而始邪終正。前後兩截。欲單主勦。則安
民。反以害民。玉石俱焚之可傷。欲槩行撫。則革
面。未必革心。養虎遺患之可慮。實能勦者。必兼
撫。以用勦。而後勦。不至于干和。實能撫者。必兼
勦。以用撫。而後撫。不至于釀亂。伏乞

敕令道將。凡遇土寇猖獗之處。先行牌諭。有賊首率
衆歸順者。竟赦罪。勿論。有賊首抗拒。而賊黨并
隣族人等。能縛之來獻者。卽論功行賞。照地方
之遠近。定歸順縛獻之日期。過期不報。卽舉兵

殲之。彼愍不畏死之徒。雖殺之不怨。而究竟畏死者多。則就撫者必不少。但既已就撫。須收其弓箭刀鎗銃砲及馬騾等。有私匿者。查出重治。至于牛驢。係民間耕田磨麵之需。任其畜養。不許官兵一槩括收。仍責成該州縣官。將就撫之衆籍其花名。編置排甲。有廬舍者。俾之各安故業。無恒產者。仍爲設法安插。州縣上其冊于道府。道府轉報之本部。則土寇之有無。與各官之殿最。一展冊而瞭然矣。如是而後勦撫方有寔

着地方有不立見收寧者臣不信也倘芻蕘可

採懇祈

睿衷裁奪施行奉

旨土寇本皆吾民渠魁能率衆來歸自當赦罪同黨
能縛獻賊首自當論功倘執迷不順方發兵誅勦
不必定限就撫之民須良有司設法安插毋致失
所其馬匹兵器盡數交官方見真心就撫牛驢乃
農事必需不許一槩括取作速行文各道府轉行
所屬將地方有無土寇曾否歸降據實詳報卽以

此定各官之殿最如有玩寇殃民或貪功生事者
必罪不宥該部知道

逆賊慣布虛聲疏

兵部右侍郎臣金之後爲逆賊慣布虛聲。我須制以寔着。敬抒一得。仰佐

宸謨事。臣連日接署撫臣井陘道丘懋華及署鎮臣副總兵王燦塘報。賊將之僞牌四布。賊哨且直逼廣平之臨洛關。是豈不知我大兵見駐真定。反來送死也。彼不過逞其傳牌之故智。冀搖風鶴之人心。仍以虛聲爲嘗試耳。我欲破彼之虛聲。惟在圖我之實着。實着維何。亦曰使地方處

處有官。官實實得人而已。除懸缺未補者勿論。卽銓補有人。而棲遲未任。猶之與無官等。如近日所補之順廣道甘文燧。順德府知府金震出。宜勒令赴任。何可聽其徘徊國門。足將進而趨。起也。卽見在蒞任。而尸位無能。與躍冶不戢。亦均之無官等。如通州道臣鄭輝之優游養寇。勦撫無聞。三關鎮臣郝之潤之借名誅僞。稱兵肆掠。皆當速易賢者。因循釀害。非所宜也。至廣平大名之僞官久去。則二府之府州縣官。並須亟

補恐真官不設。僞官又來。而保撫屢奉。速催之
旨。尤不宜再爲築舍之謀。畿南畿北。二按臣皆望著
埋輪。亦當星速叱馭。問豺狼而綏鴻雁。不必候
屬吏齊集。使屬吏又轉生觀望也。惟上下大小
之官俱備。則事自集。事集則有隙必杜。無瑕不
堅。然後寇大至。則舉大兵以應之。寇小至。則分
偏師以應之。無憂虛聲之不紕矣。微臣感事。抒
忠。罔識忌諱。伏乞

垂慈矜察。俯賜採納。施行奉

旨各地方緊要員缺宜刻期補完已補的速催赴任
倘稽遲違限該撫按叅來重處鄭輝優游養寇郝
之潤稱兵肆掠都着解任侯議員缺另推保撫已
特用了奉差御史當叱馭星馳不許遷延以滋觀
望仍將啓行日期報內院啓聞該衙門知道

狡寇終未革心疏

兵部右侍郎臣金之俊爲狡寇終未革心。撫鎮暫應移駐。以便彈壓。以期廓清事。竊照近畿土寇。惟宛平東安武清滹縣一帶。趾接壤錯之地。實繁有徒。雖陽爲受撫。以緩我兵。實陰肆結連。以樹其黨。而近日天津以上。務關以下。楊蔡二村之間。白晝連鑣。行旅斷絕。

輦轂近地。幾同化外。此何可置之不問哉。臣愚以爲通州總兵杜應登。暫宜移駐務關。相機撲勦。順

撫宋權亦宜暫駐通州。就近調度。須事平然後
還鎮。毋如前者。勢盛則呼兵。兵至則曰已受撫。
使地方徒被師徒之擾。狡寇益肆猖狂之謀。日
遷月延。致成滋蔓難圖也。總之勦必縛其渠魁。
破其塞壘之謂勦。若逸彼戎首。僅誅脅從。豈成
勦乎。撫必解甲投戈。編籍歸農之謂撫。若鮮衣
怒馬。衷甲受犒。豈成撫乎。是在該撫鎮督。令道
將等官。實實下手從事。了此不難耳。臣愚待罪
佐樞。寢處不遑。不復計妄言之獲罪也。統祈

睿鑒裁察施行奉

旨天津務關之間土寇公行地方官料理何事宜速
殲渠魁勿令滋蔓着杜應登暫駐務關宋權暫駐
通州督率各道將從實下手以安畿甸候勦撫完
日啓明奉旨方許回鎮作速傳諭行

聖王視民如傷疏

兵部右侍郎臣金之俊爲

聖王視民如傷。驛困尤宜首恤。敬陳職掌。俯抒末議。
事本月初一日百官待朝

午門外蒙宣

諭旨。有東兵強買市物。及毀傷民間。動用家伙者。已
悉置重典。傳令居民各安心理。欽此。臣等鵠
聽之餘。仰見我

聖主軫念民艱。無微不至。

王言甫出于九重歡聲遂徧于四境卽此一節
萬年有道之長實基之矣。然有如此愛民之

主在上而民隱不以上

聞皆臣下之咎也。臣辦事衙門接通州知州李廷梅
衡州慘毒日甚。下吏嘔血難存一詳。蓋爲經過
之東來官丁索要廩糧料草。日不暇給而且無
勘合牌票。恣意橫索。官窘吏逃。累各槽頭傾家
措辦。實爲萬分難堪之狀也。臣與同官諸臣相
顧痛嗟。若不立法禁飭。則荼苦不獨通州一處。

豈非厲民之大者乎。目今臣部給發之勘合火牌。係左侍郎臣劉餘祐先年在部時。與尚書陳新甲酌定規則。不賚不濫。臣愚以爲嗣後滿州官役往來應用。夫馬廩糧料草。宜悉付臣部給領。勘合官照品級役照名數。一體遵例填註。有額外苛索及無勘合火牌者。州縣官槩不許徇情應付。年終仍造清冊彙送部科磨勘。違者律究。則郵困自蘇。而小民之脂膏不竭。卽

朝廷之血脉無闕矣。倘臣言非謬。伏乞

天語嚴飭榜示衝途。展愈于臣部之三令五申。而地方官吏之奉行不惠不力也。奉

聖旨冲途疲累豈堪恣肆橫索此事害民不小法當嚴禁以後滿官往來應用夫馬廩糧草料照例填給勘合火牌驗明方准應付額外多索及無勘合火牌強要應付的許地方官拏送來京分別正罪决不姑貸其年終造冊榜示通知俱如議行

謬杼一得仰佐 國計疏

兵部右侍郎臣金之俊爲謬杼一得仰佐

國計事。竊照西北之粒食。全取給于東南。前朝漕白
二糧。歲額六百萬餘石。皆輸自浙直江楚四省。
其在山東河南。不過十分之二。自闖亂後。南粟
無顆粒到京者。已一年矣。無恠乎北地之糧食
市價日益騰貴也。今幸大兵直取南京。計江南
蘇松常鎮杭嘉湖七府。本年之漕白二糧。必久
抵南庾。須

亟簡總漕臣一員。星馳淮上。巡漕御史一員。疾趨瓜
揚。一面彈壓地方。一面料理運事。俟金陵底定
之日。卽清查糧數。酌留若干。以供大兵支用。餘
盡爲之設法僨運。今歲多一閏月。時猶可及。南
粟旣已北來。市價自當漸平。此目前之大有關
於

國計者。况速運。今年在官之漕白。以裕京儲。便可寬
留明歲民間之本色。以杼民力。不特裕

國而又惠民。計無便于此矣。微臣一念樸衷。不避越

俎之罪統惟

聖明採擇施行奉

聖旨總漕已有旨了巡漕御史應行事宜作速議奏
該部院知道

請 勅諸臣省議論息紛囂疏

兵部右侍郎臣金之俊爲請

勅諸臣省議論息紛囂共矢和衷以襄

上理事臣接邸報南城御史趙開心一本爲邪臣不能以道事

君等事奉

聖旨趙開心這本說云欽此該臣莊誦再四大哉

王言衣冠之未足以盡仁義也非

堯舜之君豈能究仁義之蘊至此因覓全抄閱之惜

素著直聲之趙開心。一時推爲鳴鳳者。乃措詞亦有未當耶。人品邪正。不關一髮之去留。固不得議束髮爲非正。亦何得指剃頭爲盡邪也。總之

皇圖旣已混。一是滿。是漢均屬

清朝之臣。有髮無髮。皆爲比肩事。

主凡臣子所以報

朝廷者。在肝膽不在面貌。至

朝廷所鑒知而嘉與者。必取其精白之心。非取其服

飾之合。况臺臣既知蓄髮。

令旨炳如日星。何必過慮同列之倡言。遽至反汗。而多一番猜度。反多一番搖惑也。今又奉有不願剃頭。亦不必強之。

聖旨益信。

王道本乎人情。願大小臣工和衷協力共事。

克舜之君。講求仁義之政。勿再紛紛聚訟于頭面之間。所關。

聖治非淺鮮矣。伏乞。

金文通公集

卷之一

佐樞疏草

十六

天語申飭施行奉

聖旨人臣進言是非應有確論此奏尚屬含糊該部知道

金陵既已大定疏

兵部右侍郎臣金之俊爲金陵既已大定。

聖治亟宜維新。冒陳臆見。仰佐

廟謨事。竊照金陵在前朝爲陪京。設官之制。與燕京相彷彿。今日之局面。不可同年而語。然其地西控荆蜀。東跨三吳。北連齊豫。南達閩廣。其爲四方根本之要區。則今猶昔也。或鎮以

親王。或宿以重兵。

聖慮淵微。非臣下愚昧所敢妄爲擬議。但其衙門當

因某衙門當革。須審時酌勢。爲之變通。損益其間。務期法制足以相維。而事權不虞龐雜。則定官用人。今日第一義也。伏乞

勅下九卿科道。從長計議。揭送內院覆覈。至當。上請睿裁。施行。至目前。首應推補之官。無如應天巡撫。巡按與蘇松常鎮。按學二差。此在該部院諸臣。早有成算。亦無俟微臣爲桑梓喋喋也。臣不勝悚息待

命之至奉

聖旨應天巡撫巡按與蘇松常鎮按學二差應速遴
選推用餘已有旨了該部院知道

謬陳漕務疏

兵部右侍郎臣金之俊爲謬陳漕務芻言仰佐經國大計事。臣黷淺庸流。佐樞無能。何敢越俎妄談國計。但臣家世江南。又曾任督糧道。于漕事身親目擊。有概于中久矣。敢畢竭其愚。爲

皇上陳之。

一曰運糧之官卒宜講也。查前朝運有十二總。願衛一百四十。用旗軍十二萬六千八百人。今衛所須更。則必另設運官以任之。非都守等弁

之有才畧兼有身家者不可也。旗軍不用則必另募漕卒以代之。非沿河一帶習知舟楫水性之丁壯不可也。約每船用卒十二人。卽以頭舵二人爲隊長。管束十人。每弁統卒五百人。約領運船四十隻。行舟一如行師。庶有以相維相制也。

一曰船隻之措備宜講也。查前朝糧艘約萬隻。近年凍損及燒燬甚多。浙直江廣所在催募民船爲費不貲。而又重累商民。苦莫勝言。爲今之

計除搜整舊船外。江南投順各將兵船頗多。擇其堅完者。改作糧艘。不足再議造可也。

一曰節級轉運之法。宜講也。明季督漕功令甚嚴。卒未能輓遲爲速。良繇軍船一半載糧。一半載貨。旣重滯易于淺閣。又沿途貿易逗留。臣以爲須倣唐臣裴耀卿劉晏故事。緣水置倉。節級轉運。如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滑之說。今日江南之船。止須抵濟而返。繇濟運至津通。另造剝船。又作一節轉運。其船要底平倉。

濶多不過載米二百石。受水六拏而足。以四五人牽輓。便可日行百里。必無凍阻露積之虞。且大船不入濟。則回空甚早。又不悞新運。此至便計也。

一曰蠲除苛耗之宜講也。明初正米一石止加耗五升。尋增至七升。浸假而加增無已。又有臨尖踢斛。拋剩漫籌等諸弊。近年每石且加耗至二三斗。緣衛官索旌軍常例。而恣其勒贈。不肖有司。又受衛官餽送。而一任科歛。節節相剝。民

何以堪今

興朝嘉與更始當循明初舊例。倘運弁運卒及州縣官。有仍蹈故轍者。重罪不赦。則無名之耗自除。而萬姓更甦矣。

一曰裁汰冗員之宜講也。漕糧耗多亦半因官多。縣有糧衙。府有糧廳。皆蠹糧之官。並非催糧之官。臣以爲徵收宜專責正印。不得復委糧衙。催押宜專責刑廳。不得復委通判。領運旣各有專官。且有糧道提衡於上。亦不必復設運總名。

色。冗員既除。則蠹蝕少而耗贈自減矣。

一曰剝運盤驗之法宜講也。各省直糧道俱自水次督押到京。漕道駐劄瓜州。候各糧道到齊。始尾後押幫。不過拱手受成而已。臣以爲漕道徑當移駐濟寧。端管剝運一事。各糧道至濟親督領運官交米過剝。卽押回空而南。料理新運。仍聽漕道盤驗有無足額。一面報總巡二漕。一面報內部與倉部。濟而下糧道任之。濟而上漕道任之。則責成專而奏效速矣。

一曰漕額出入之數宜講也。除前朝新增遼練等米應徵。

恩典與新餉並蠲外。原額入數若干。諸若京營捕營。四衛營。錦衣衛。七十八衛所。光祿寺廚役各項等。及各鎮邊糧。共出數若干。今

新朝減去冗員冗役。及各鎮冗兵。止應出數若干。通盤打算。須入數若干。較舊額贏餘若干。臣以爲餘數徑行改折。隨漕徵解。則

朝廷省運價。百姓省加耗。公私兩利矣。

一曰官卒廩餉及造剝工料之需宜講也。查前朝官軍除加兌外，仍支給坐行二糧。約運米一石，不啻費二、三石。儘足廩餉之需。各省直又有過江過湖，蓆板等銀，及一六二六三六之隨糧輕賞。輕賞卽是餘耗折色。照地里遠近爲多寡。如江浙湖最遠，則耗四折三。故曰二六。直隸江南北次遠，則耗四折二。故曰二六。山東河南較近，則耗二折一。故曰一六。此項原資運費，以之濟造剝工料，真一勞而永逸也。以上數條，倘有

可採伏乞

勅下廷議。參求至當。爲萬年長久之計。至于今年量
運南庾之漕白。以接濟京儲。尤爲目前要務。此
在漕臣自有措置。無俟微臣再贅矣。事屬條議。
字多濫格。統惟

呈慈寬宥施行奉

聖旨戶部知道

逆闖既已蕩平疏。

兵部右侍郎臣金之俊爲逆闖既已蕩平捷書
亟宜宣布以昭

聖武。以快人心事。竊照從來亂賊之徒。窮兇極惡。未
有甚於逆闖者也。從來誅亂討賊之師。堂堂正
正。未有過于我

清朝者也。昨滅闖凱奏一至。不獨臣民歌呼。卽
天地亦爲之悅豫。臣謂

皇上宜擇吉行

祭告禮受群臣朝賀。卽差官賫捷書播告四方。可以感服忠臣義士之儔。欲討賊而未能者。可以愧殺忘讐釋怨之輩。圖富貴于瞬息。殘大義于千秋者。又可使所在陸梁之小醜。魄奪魂搖。而不敢復存鷹眼。又可使所在橫議之處士。理窮舌結。而不敢再肆梟音。宣之一時。收伐罪弔民之全局。垂之萬禩。見曆服無疆之始基。臣更有請焉。凡江南及江楚大小官員。除見在地方。暫蒙一二王委署管事者。應候